



補義莊子因

全獨見附標六  
六冊六

□ 13  
3017  
6止



門 13  
號 3017  
卷 6

自其真道之妙  
則人必不信惟  
借他物以明之  
而吾道之妙始  
顯此非我之故  
相為難乃人之  
不能明其道之  
過也年先于  
我而無經緯本  
末于胸中則強  
以期頤之年而  
為耆艾是非有  
所先知先竟而  
為耆艾也人而  
無以先失入  
之道則如已往  
之陳迹求之無  
所得何足引重

莊子因卷之六

三山林雲鋒西仲評述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所以發明天地友爭物之理蓋明道之言不詳於居其九也重言借聖人高士之立言  
制行蓋齊道之言不可動故居其七也危言和以天倪如齊昌黎此以無失駭難之蓋所  
遇皆此種難處不堪之人此之正言在論彼且不知為何物不覺之言以不近人情惟姑且為  
戲則彼或轉思徐悟我又得以自娛理之日出者則應之不可豫期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  
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  
罪也人之罪也言以吾言之彼則不信猶父不能為子之  
可信故必借外論之也然此亦非吾不欲直言奈人不可  
與直言何自己扯謊反歸罪於他人奇情異想從天外  
來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  
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



危言日出調我  
之天機以為消  
遣者非欲以此  
統一衆論蓋統  
一衆論惟不言  
始能言之人欲  
存物而以言則  
不齊人有言而  
我與之存則亦  
不齊矣故我所  
謂無言者雖言  
亦無言也蓋危  
言之出如飛鳥  
之影過而不留  
故能如此終身  
言而吾之真未  
嘗吐露是未嘗  
言也終身皆為

本末以期年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人莫不以己之同異為是非。故因其心所重者艾之人而言之。所以止其爭辯也。凡書中所稱引。皆以耆艾為重。非以年也。蓋以所聞先於我。有經緯本末。可以立人之道也。若徒以其年。不過為陳久之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人已。何足重哉。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言不齊。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理本自齊。若以言待其自齊。然不言者非箝其口之謂也。不齊之。不若不言而爭是非。不論同異。言與不言。非所計也。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

此無言之言。吾之真未嘗不存。于其中。是未嘗不言也。孰得其久。正解窮年。方物皆種。譬之五行。以水繼水。以火繼火。豈能相傳。得下。故必危言之。不可不然。不然而後。可借以消遣歲月也。倫理也。循眾無間。則無往不可。而成其為。暢然和適之天。均天。均天倪之已。和者。惠子生平專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天下之不可不然。不然皆本各有所可。無不以為然。以為可矣。若非萬物皆種也。以不順其自然。安得有可。久不易之定論乎。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以物理而論。胎卵濕化。物種有萬。形雖不同。禪代無已。是不齊之中。有至齊者存焉。均。平也。此以天均為天倪之解。借物理而言之。以見淮南引不同形相禪。而曰此精神之所以能假于道。物論不得不齊之意。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與則陽篇內。蘧伯玉一段同意。引此正見是。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勤志好學而不息。服知從事於知也。

莊子曰 卷之六 寓言 二

以強辨為是未嘗有回頭認錯之時故莊子言孔子大聖猶有昨非今是之進境所以便箴惠子使不執堅白以自終也惠子不能自省因謂孔子之所以為此者殆勵志而行其知故日就月將如此謝之謝亦有為之迹也孔子之言止于復矣以生若惠子而知此豈宜守道與之見

惠子言孔子有日進之功故是非之無定如此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物之自然而不造言自無是與非也於何見之即於下文孔子之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才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大初也人受才於造自然而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若合之者利義交陳乎前而已出其好惡是非以與人相勝不過服人之口非猶夫鳴當律言當法者也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齷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齷立對立也乃能使人以心服而不敢與之對立以言引此以明未之嘗言之故謂欲定天下之定原不在言也惠子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聞此當自省矣

天與之形而鳴堅白以傷其生哉鳴而當律二句不言則已言必有中孔子之不易言如此惠施能此則亦不妨言也蓋逆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再化謂悲樂之變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不泊不及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累也學以無累為善有累則累少而改其樂不以祿多而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言子之心已有係累矣若無係累則併不及養親之悲哀而忘之矣豈計祿之多寡哉鸛雀蚊虻取其大小以為喻也○此段疑應入外物篇內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野質朴從順世通徹理○三年而物五

懸哀樂入之則有所懸第子疑其因親而哀樂故謂之無所懸身外之物任其飛來飛去而已無與焉豈復知其多少也哉無我通無殺物有所見來有所得鬼入無方天感無為不知死生無有大妙無名生前有為則死後精氣不泯而相天蓋以既死而為鬼神有自而入也若為生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物心神凝定卓然如有也來精神生意依依日親也鬼入即神來舍也○三句在存主處見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天成謂合乎造化之自然不知死不知生即內所謂要妙是也○三句是與道合真生有為死也勸公處不知死不知生與大妙原無漸次生有為死也勸公人之生也蓋有所為之不同及其死則同歸而無有異如有勸之者然○此從上不知死不知生透下意來至末俱發此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以適惡乎其所不適人皆以其死自有形返於無形而不知其始生之初強陽之氣原無所從來也若果從無中來乎則強陽之氣何能窮其所往窮其所不往耶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天有日月星辰之數如甘石巫氏之書是也此地有耳目聞見之所及如禹貢圖經是也此

大陽則何從勸公乎正解大如之人無所不適而相天造物不比尋常有為之人直至死而方能勸公也歷數寒暑春秋也人據物類消長也豈不能指其相天造物之迹在乎何所而其理則默存乎其理則默存乎其死也勸公以其死也十一字中諸本勸公二字

雖最不可知而亦有可求者若生死之間其所以然之理將何處求之耶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若以生死之理求之於命則終若有所制既疑於有命矣而求其始將有以相應也若之不可得又疑於無命是命有不可知者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若以生死之理求之於鬼則福善禍淫既似有鬼主之者而善者或未必福淫者或未必禍又似無有鬼主之者是鬼又不可知矣○此言生死之理本有不可知者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恐謬果不然乎四字有鬼有知者斯得之矣千古疑根數語說破奇文至文命也無自無命也適禮論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景外微陰非三故曰叟叟叟叟與予有而不知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六

屬下向沈註相  
勸於公事也如  
子死孝臣死忠  
是也真知其所  
終謂不意此物  
之終而忽終是  
分明有命之者  
莫知其所始謂  
起頭不知其然  
而然極屬無謂  
是相來無命之  
者此根地有人  
據而言之以為  
無鬼神則寒暑  
春秋相忘而不  
爽矣以為有鬼  
神則或逆行而  
不心矣此根天

有無數而言之  
造化之迹。子  
歷數人操。今皆  
不可知。則大妙  
之人。默存乎中  
者。非言可得而  
聲矣。  
強陽。謂不意其  
往來。而忽焉往  
來。是無有中  
有。不可定。故  
無可置。問。此正  
與俯仰等之問  
相心。

莊子內

卷之六

四

其所以。影之俯仰行止。隨形而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  
非也。蜩甲蛇蛻。雖附於形。尚有其質。影則火與日。吾屯也。  
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  
也。影之遇明。則顯。遇暗。則隱。皆本於形。彼指形而言也。然  
形亦不能自主。尚為影之所待。而况主張有。待之造化者。  
將不為彼之所待乎。是形影  
之不相離。皆不能自有也。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  
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健動之義。來往強陽。既皆非我。又何以有問乎。此承上  
段生死出於陽氣而言。與齊物論同意。而文更覺新異。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

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  
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  
可教之。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  
者。而誰與居。言人將畏而去之也。下篇。太白若辱。盛德  
言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賤。全此意。  
若不足。二句出。陽子居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  
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  
也。舍者與之爭席矣。不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  
此。立言所以明道。豈不可以莊語而必藉寓言。以為廣重

莊子內

卷之六

五

言以為真。卮言以為曼衍。哉。蓋道本乎天。而不在人也。如孔子前是而後非。是道以時而化。曾子前樂而後悲。是道以事而化。顏成子遊前野而後妙。是道以功而化。則道之無定在也。審矣。夫道之始卒如環。莫有大於生死之故。然其中之有鬼無鬼。有命無命。造物之幻。皆不可知其。在人。也不過猶罔兩於景。各有所待而不能自主。是欲言以明之。而有不可言以明之者焉。惟去其睢睢盱盱之形。如陽子之爭席。戒其感豫出異之事。若列子之饋饗。則其人之天見矣。夫造物之報人也。報其人

之天。故安其所安。即知道而勿言可也。然人心易動而難靜也。上焉者用成技於屠龍之巧。眾人所以多兵而垂於聖人有求之效。下焉者敝精神於苞苴竿牘之際。小夫所以為知而昧乎至人無始之歸。其欲天而不入難矣。不知離實學偽。非由天布。內刑等之外刑。適所以自傷也。乃猶內藏其山川之險。而勞人之九微。外昧乎唐許之風。而矜心於三命。是未取五德之凶。八極之窮。三必之達。六府之形。一一而並較之耳。若莊子之應聘也。以犧牛不如孤豚。其論葬也。以烏鳶無異螻蟻。總無



有窮達生死入其意中。則人而天矣。如是雖明道而實抱道也。雖立言而實不言也。此篇是全書收束推著書之本意。與列禦寇總為一篇。後人因攙入讓王等四篇於中。故分而為兩耳。惟曹商得車。宋人錫車。二段語頗近於虐諱。似非有德者之言。當別之以俟後也。

鍾惺曰。多與呂氏春秋同。夫曰此篇獨襲之多。且氣格淺弱。與莊文不類。幽憂。其不得清幽。高誘曰。幽憂猶隱憂也。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是何句法。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二段俱輕天下而重生。語既同。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

貴生篇

循本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

倦同卷如賈捐之味死地卷二誠困之意徒言葆力則不葆其神可知矣

審為篇

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溪山莫知其處此言隨在而自足者無所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捲捲用力貌此不言己之當受不當受單言讓者之德為不至如果舜德未至大王亦不待於讓天下時而始去也理之不可解如此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

謂戰鬪而殺人之父兄也

風有富貴不繼之以傷其身

爾雅云南戴日為丹穴強出之而薰之以艾薰如三薰三沐之薰

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所用養地也此言去其國以尊生段未以世人對看作斷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

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此言不肯傷生故輕其國與大王豈父一段同有避患之意

廢斷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廢只作廢疾解不然而攫之者必作斷而去之說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

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此言身之本重於天下然身傷生以爭之者不知輕重者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為國家與治天下有二乎何緒餘土苴之

褚註聽者多有字治身治當是持土苴土苴也

凡聖之聖行

所以之往而不傷生也所以為為而不傷生也

重官氏春秋作珠

君之于民間之可受但使官遺之粟則不可耳

不同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此言惡富貴者所以完身養生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列子註君以不用賢人為過知我則不待如此窮困矣

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若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此言非分之祿不可妄受恐貽非分之災也。○數言警策似國策。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

韓詩外傳作南  
人欲見於君者  
必有大獻重寶  
然後得見  
又曰遂不受命  
入于澗中

焦註司馬本三  
旌作三旌云諸  
侯之三卿皆執  
珪者

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  
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  
寇兵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  
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  
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  
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  
鐘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  
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  
受也此言非義之賞不敢當左為高義也○文亦頗類國策

御覽卷第部  
作弦歌

茨積也室不治  
故所積皆生草  
也以簍為幄者  
有二室也  
軒車高大故卷  
不能容也  
或曰華冠師古  
云即今之樺皮  
非弓者  
又曰希世顧世  
譽也一說其喻  
通  
學以為人所學  
者皆以適人之  
適也教以為己  
所行者皆以求  
富貴利達也  
腫喻刺錯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  
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糾  
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  
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  
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  
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  
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此言有道者重在學而輕在貧也曾子  
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  
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

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此言有道者養其內而忘其外也。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此言知得者以其行之修於內也。○三段俱係孔門弟子之事。莊更未必深羨乃爾。

言不能自見則且從心所欲然保能神無思乎惡如世說轉作惡教日之惡神惡猶思中不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雖知生可重不能自勝不如且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惡之矣不勝一傷也強抑再傷也故曰重傷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此言棄萬乘而從布衣雖心不能自勝而有入道之意亦人之所難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



阻兵須強力殺  
君須忍垢

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此言爭讓均為辱行，有道者所不忍聞也。○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

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此言取之不義者受之不可也。○死得無謂。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

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

之。○夷齊原為文王養老而至，非為武王來也。使周公與盟，本可詫異，而况以加富就官等語相結乎？何武王之

不達至此，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

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

祈喜，禱求所好之事也。  
人樂此政則行此政，人樂此治則行此治。



並伴同典此人  
同也塗汚也

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  
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  
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  
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  
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  
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  
則必不賴高節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此言推亂易暴。所以德衰潔其行者。必不苟生也。○自讓  
北人無擇至此四段。俱說枯槁赴淵之士。其意以為不義  
之祿。寧死不受。豈有貪富貴以忘其  
身哉。但此亦過高之行。不可以訓矣。

篇首至昭僖侯七段皆言重生者能輕天下。顏闔至孔  
子八段皆言得道者能薄爵祿。此二意亦不必深議。但  
自北人無擇至伯夷叔齊四段。又言辭讓而至死。是以  
殉名慕高為尚矣。攷寓言篇言申徒狄因以踣河。蓋病  
其枯槁赴淵之行也。駢拇篇言伯夷死名。殘生傷性。與  
東陵無異。則漆園之意可知矣。今忽舉投淵餓死之輩。  
列於重生得道之後。不但非全書之旨。竟與本篇自相  
牴牾。一曲之士妄竄奇說焉。有不為識者所破。



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淺率至此，徑似小說家語。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

言一見於墓下而望其履也

大怒，自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枝木冠，冠多華飾如枝繁也。死牛脅，以牛皮爲帶也。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墓下。○又板援柳下季作個進身之謁路，備極醜態，把夫子說壞了。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噴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上中下三等果。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以此為定論乎。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言三德。此又獨稱其一德何也。且南面稱孤，豈在容貌乎。擬跖之詞，或可顛倒是非。擬孔之詞，則當選言而出矣。將軍有意聽臣。上言南面稱孤，此則徑把盜跖看做王侯了。不然，何以稱臣也。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

遺德猶遺跡也

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夫子何能使列國諸侯為盜跖造城立邑，尊為諸侯。即曰能之，但問數百里之城，數十萬戶之邑，何處有此現成隙地。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二語確是至言。世間面諛腹誹，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

如目擊太古象

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莊子生於戰國。彼時東周雖衰。猶稱共主。其曰後世絕滅。斷無此理。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

立群臣異位下群臣也。然亦費解矣。

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

命  
人惟乞者不惜  
流之于水也

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  
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  
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  
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  
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  
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  
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  
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磔陳尸也操  
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

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

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既曰世謂忠臣則世之尊

兩語一氣而下亦不照應如此之信之矣又曰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

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

人事者不過此矣○又竊戰國策唾餘攬入皆吾所聞知

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

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數

為近理但以聲色等項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

欲養壽全真豈可得哉

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  
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  
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  
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  
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容夫子驚懼失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  
意處醜絕惡絕。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  
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  
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陸註言何不循  
行以爲名利之  
媒乎。蓋人無行  
不信。不任事則  
名從何來。利從  
何得。故觀之名  
計之利。而人事  
之宜真在是也。  
若弄名典利而  
反之于心。以自  
審。則夫士之爲  
行也。豈真有見  
于美理之當然  
而不可一日不  
爲乎。分明是爲  
名利而脩行也。  
蓋子張務外。故  
所見若此。苟得

○此段作者不知義何所屬。以孔子爲是邪。以盜跖爲是  
邪。吾請曲爲之說。曰。大意以聖如孔子。猶爲盜跖折服。則  
聖知誠不可恃。以爲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註脚可也。然亦大費辭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  
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  
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  
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無耻而  
信。成個何  
等人物。津津言之  
不置。羞殺恨殺。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  
利反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平。子張曰。昔者桀紂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臧聚。臧獲竊  
聚之人也。汝行如桀

卷之六 盜跖

則以為名利者不在於猶行而在於無行往見得無耻者富多信者取頭信謂以然諾取信于人若奔名典利而友之干心以自奮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一無所為而抱其天抱如抱之抱言與之相守而不與也

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論則賤之世莫不如此然後世不如如此亦不可得也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俗所謂溷得出便是英雄也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

五倫四方中

或曰日每日也或曰學之誤得然之辭張本作昔

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兩人不相服故訟於無約而請決也無約人名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徇其所不為則一也數語類駢拈篇藏殺之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

孟子卷之六 盜跖



勝子作申子  
謂申子也匡子  
事見孟子

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起  
而富無狗而成將棄而天數語似秋水篇何為比干剖心  
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  
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  
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  
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段言為利者固非即為名者亦非惟當抱道而聽其自然之意末只言為名之非蓋為利之非人皆知之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  
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

沈註知和云二  
者言此人自以  
為絕俗過高之  
士其完全無道  
理所以覽古今  
非是非者不過  
世俗之變化弄  
其至富至貴以  
務此其於養生  
不亦遠乎  
或曰註疑有脫  
陸註知和言此  
幸名利之人自  
以為與我同時  
而生同鄉而死  
者皆不我若我  
必絕俗過世之  
士矣而察其胸

之道也見下貴者言安體樂意則有之長生恐未必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  
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言但推尋正道而不知  
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  
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至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  
分也言富者與人同時同鄉而世輒下貴之是中之無主以覽古今之是非也與俗化世去至  
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至重至尊者性命之情也為其所為則為世俗之為矣此  
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  
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  
不知所以為不監於體不監於心言為世俗之所為而不  
知吾之體與心有自然之苦樂所以知為為

中全無主意不  
過能覽古今之  
成敗知是非之  
分別而已此等  
無頭學問自口  
耳聞見來胸中  
有甚主張

陸註天下之人  
莫不似我之貪  
著然亦未見其  
有超然而特辭  
者

而不知所以為也。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  
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善，至人之所不得逮。聖  
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同秉人之知  
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  
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  
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  
能辭之。言富者人莫不樂，性所固然也。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  
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  
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

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度猶度量，當然之則也。不  
知者之所為，為人非為己，不違其當然之則，爭與讓總非  
貪廉也。監字亦根上而監於體，監於心來，猶周監於二代  
之監。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  
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  
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  
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  
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  
也。知和曰：平為福。世人知人生於憂患，言禍多而福少，所  
以吉居一而凶悔吝居三也。不知大易

楊升庵曰：馮舊  
憤三滿也。按：當  
音如馮河之馮。  
富人積資，如負  
重然，既已難矣。  
又行而上，尤其  
難矣。或曰：猶心  
憑而未據之憑。  
使回映二滿皆  
須憑氣以言富。  
貴之人，躬已肥  
沃，諸事艱難，  
躬既肥沃，則須  
馮靠。  
言暫遊人之說  
置而據而不肯  
舍此，不知句  
醜，禱求之意，最

中所言無咎無譽處，皆為福地。但昧者不肯打有餘為害  
筭宜其營營逐逐於無已也。讀此可以藥迷。而財其甚者  
者物莫不然。消息盈虛之道，不可草草讀過。而財其甚者  
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篴籥之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味，以  
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依溺於馮氣。音發言富人飲食不  
通，吞咽曰依。溺，遺尿也。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  
馬用力之意，猶藉也。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無事之時  
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無事之時  
火土炎而水下降，數數便溺，體既  
胖澤，不能運動。馮氣而行，故曰疾。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  
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  
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

戚而禱求也  
或曰：戚醮，憂也

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言重樓內，匝疏軒外不敢獨  
行，可謂畏矣。優孟詩有廉吏苦貧，貧吏苦富之句。苦貧  
曲中隱情。今後如遇富人，攢眉切不可。此六者，天下之至  
說他粧點窮態，不妨為之憐憫嘆息。此六者，天下之至  
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  
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放鷹犬於蔡上，聞鶴唳於故觀  
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繚猶繞也。此段言為利之累，足以醒俗，但重義  
輕利之旨，是道學先生恒談，似不待南華饒舌也。

繚意，中委曲  
繚繞也。絕，絕  
為死也。

寓言篇謂人而無人道，是謂之陳人。盜跖可謂有人道  
乎。假盜賊之口，歷詆古今聖人，是欲率天下而為盜賊。

也。子張滿苟得。雅重名利。各持其說。惟無約數語。頗類駢拇秋水二篇語意。其不至背道而馳者。賴有此耳。知和闢無足之非。微爲近理。然重義輕利之旨。常人皆能道之。漆園重道德而輕仁義。斷不取此。乃龍門猶取而信之。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雜篇說劍第三十

鍾惺曰。事與辭俱非在。派只是戰國策士游談正典。說及幸臣論相似。然氣格視彼二篇更爲淺薄。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左右何以知莊子當能。豈莊子常以遊說之名著乎。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惺未嘗言。而莊子先知其欲。絕王喜好。想左右已先泄之矣。但上文何以教周之問。

不多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  
 事乎。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  
 不得也。○既說身死安所事金是莊子其以身殉人矣又云趙國何求而不得復欲以身殉利何其輕賤至此語意從國策中說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  
 平原君一段竊來。

曼胡粗纓無文理也

曰諾周善為劍。○自薦自譽竟成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  
 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曠目而語難王  
 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  
 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變其常服而從劍服衛玉自太  
 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

郭本曰上有王字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  
 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  
 不問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  
 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  
 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  
 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  
 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  
 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  
 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

鍾惺曰此劍須得一麗語形容方是匠手却乃聊且結束所以但覺淺弱

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

朱註稱王居曰殿非戰國時之名也

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就劍上翻弄三段分出天子諸侯庶人語雖奇而意則疎若大王此時仍把庶人之劍與莊子較量吾不能不為莊子危也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三環謂自進食者三而環繞於席前敬之至也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

皆服斃其處也。服斃謂忿不見禮皆自殺也。此篇是一氣文字無甚淡意筆力膚淺為時手贗作

無疑篇中口角絕似戰國策士之談莊叟言寧曳尾塗中王公大人所不能器乃顧為人作說客邪其就劍上發出天子諸侯庶人三段詞意體裁頗類國策初讀之似覺奇闢再繹之而意致便索然矣要知讀古人書其一覽而盡者即非佳文莊子為此又有以為莊子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李云交俱也  
本作皎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揄袂揮禦冠篇云敦杖蹙之乎頤惟見其工此言左手據膝右手持頤轉覺其拙蓋彼篇文古而此篇語纖故也。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遠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

下。此孔氏之所治也。文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真字伏脉甚遠，未段層層發此義。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一再拜已成禮矣。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緒言未盡之言。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言，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一再拜禮已多矣。丘必而修學，以至於

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地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



言善否是原之  
而惟類之所適  
則偷拔之也類  
適即願也之意

用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活亂天子有司之  
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  
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果哉未且人之難矣  
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  
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  
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  
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  
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

侵入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  
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  
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八疵四患看來俱是僉王所為而以戒孔子真覺無謂孔子愀  
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三再拜禮太煩矣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圍於陳蒸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  
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  
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  
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  
矣數語亦屬套頭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

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三語甚確。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

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患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四再拜。禮煩而生厭矣。此時幸而漁父告去。不然。則孔子竟成一拜懺頭陀。句一拜。自晨至晚。無一休歇矣。膺手搜索。枯腸冤苦。已極。不得不於此處用。力點綴。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後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

勿與之身乃無咎。上面既說同聲相應同類相從此又言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語氣竟截然如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

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

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

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若夫子而倨傲何以為夫子今漁父杖屨

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

夫子矣。粗率如此成何句法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

矣由之難化也。莊子文極變幻不可方物此篇首言甚矣子之好學也中言甚矣子之難悟也未又

言甚矣由之難化也此等句法有何驚天動地之奇而屢用如此總之才竭思窮不得不如此也湛於禮

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

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夫子既下人矣又自

以至仁自居斷無此理或以至仁指漁父說謂漁父之至仁故能服人而下之也若然則下人不精不得其真二語便解不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

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

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

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粗率已甚不忍卒讀吾敢不敬

乎。此篇敷衍成文全無意味筆力庸弱之態具見乃敢擬莊吾服其膽

莊子內篇  
卷之六  
魚父

食于十餐而五  
餐先饋言有十  
餐則以五餐先  
饋于已同食餐  
者不能相並  
內誦二句言胸  
中之所求者若  
疑結而不解狀  
故此形如問謀  
然偶出而露其  
光輝故為人所  
見也內誠成光  
之本不解形謀  
之由光耀外露  
則人敬已甚乎  
貴老之人

篇意以無位而設教固屬多事必貴真而去偽方為聖  
人。比前三篇意義差勝。但所謂入疵四患中賢之士亦  
已飲聞乃取以教孔子是遇上乘之人反說下乘之法  
無是理也。若謂漁父不知孔子何等人則為漫然套談  
亦不足取矣。其筆法庸弱與上三篇如出一手。然非淡  
於莊子者亦不能辨。惜乎太史公亦為所欺也。嗚呼黎  
丘之可畏如此。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沈註使人移所  
以貴老三者  
以事我雖曰敬  
我實禍我也  
權量度也權輕  
不其用其量度  
也惟利薄故權  
輕若本錢既大  
則心計轉繁矣  
或曰列子作無  
多餘之贏當疑  
之窮能觀而不  
能改則必與出  
同或曰汝其居  
矣已若有出則  
人將從汝李本  
作已  
不言之教較形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  
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  
漿者之家也言吾往食於賣漿之家者有十而五  
家皆不待沽而先以漿饋饗蓋敬之也諸解俱謬伯昏瞀  
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鮮形謀成光  
誠不能渾而無迹則形於外者未免舉以外鎮人心使人  
動便碎以成其光耀使人得而見之也  
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  
所以致夫餐人特為食羨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  
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

謀成光者自見  
被執此化  
已矣言不消矣  
芥子隱舍只須  
使人無保便為  
良業或解為不  
可救業未是  
焉用何用保之  
之人感豫四句  
言感而使人悅  
豫由汝之出其  
所異以動入故  
也人既有所豫  
則汝豈能一無  
所感乎若有所  
感而播汝本來  
之真性此種喪  
已狗物甚無謂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萬乘之王  
身勞知盡  
倦勤如此使其見我必將委國而授之以政則我  
亦身勞知盡矣所謂整其所患者此也安得無驚伯昏  
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觀內省也保附也言  
汝既善於自省矣但  
處己如此而不求更進則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人將附汝而不能却之也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  
也屨滿來其家者眾也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  
謂枉其杖以支頤而皮肉皺立有間不言而出以入保  
也○描寫入神儼然在目  
見其不  
足教也  
賓者以告列子賓損列子提屨蹠而走暨乎門急  
求言恐其追之曰先生既來魯不發藥乎曰已矣言汝之  
不及也暨及也  
以藥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指戶外屨滿而言  
救矣○只舉前語作一

也史張養傳使  
者率多進執于  
天子誅美言如  
成熱也孰字如  
此解既與小言  
相閱又以見習  
熱而真能覺知  
不成儒可知  
病根在己已有  
異于人故使弟  
墨而欲明其儒  
業之成也  
而指其父也怨  
其父故如此稱  
之所謂賤其親  
也言何不視汝  
之佳兒已致干  
墓木之拱矣

証據輕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  
挑冷鳥○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  
用之○畢竟學之未至處焉用言其所學之無用也感豫  
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出異表異也感人  
保者殆表其異以示之故耳然有所感則我之精  
神未免外用遂致搖動本性而不自知其無謂也與汝遊  
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汝所從遊者莫知以此告戒於汝至其所言皆為鄙細之  
言徒為人之毒害耳若是則同入於迷途豈能相出乎  
告叶谷語意本一申用○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韻句搖曳出之奇絕  
飽食而遨遊沉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俗所謂巧者  
拙之奴漢得  
此解○此言所以  
使人無保之法  
鍾惺曰語收有雅致而鍊法最可欽  
循本就誰何也相聞之詞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為相聞也

此正說緩之不  
足以食報故使  
弟墨而殺其軀  
衆伯觀之未有  
不墮者坑堦者  
有德者即安其  
天而不分彼我  
矣衆人指指緩  
說爲儒正宜開  
墨而緩使其弟  
墨子不宜怨  
父而緩指其父  
爲而是安其所  
不安也河潤沃  
及則尽力于儒  
素位而行可矣  
今欲使弟墨以  
表異自殺傷其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  
及三族。緩墨翟之兄。呻吟。誦讀之聲。裘氏地名。河潤澤及。言其儒業之成。利澤及人之遠也。使其弟  
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緩與弟二人各以其學相雄長。其父助墨而紕儒。緩以弟之學係已。所使以其父夢之曰。使又以已之學爲弟所勝。故因而自殺也。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緩既見夢於其父。曰。使汝之子學墨者。乃我也。汝何不見其爲墨之善。已成其材。如秋柏之實矣。是誰之功。乃黨弟以致我死乎。闔胡皆訓何夢中諄。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聶之詞。見夢之言止此。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報猶佛所謂果報之報。天者必其人性分中帶得有此一段薰習之氣。非可強也。夫人彼爲墨者。亦本有爲墨之根氣。故爲墨而墨成耳。夫人

莊子因

卷之六

三

父心已死而見  
變是不安其所  
安也或曰關尹  
子聞道之後有  
所爲有所執者  
所以之入無所  
爲無所執者所  
以之天  
不言即是爲已  
工夫磨龍技成  
喻劫破變化不  
測之域聖人于  
不可必者亦視爲  
無爭奈衆人于  
不可必者亦欲  
必之故胸中有  
爭奪高貴優文

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控也。夫指緩也。緩以已之處弟。有以異於他人而賤視其親。是貪天功以爲己力。何異於齊人之井飲者。以泉爲己私。而至於相爭鬪耶。齊人。即齊民。猶云衆人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今之人大約不矜其已之所得。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道。天之刑。上德不德。有德者以不知。亦所以全其德也。况有道者乎。有知則不免與天相傷矣。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此數語足上意。緩蓋安其所不安。衆人所安者。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入也。古之人。天而不入。道者無心自然而已。知而不言之。則涉於有心。古之人

莊子因

卷之六 列禦寇

三



受之以私心非  
幸之以天而幸  
之以吾神此皆  
忍性之害  
鍾惺曰與子如  
字子顏聞自謂  
言仲尼果直於  
汝我相頤指  
乎出於誤則可  
若認真則恐非  
宜古商賈不與  
子齒今施而不  
忘則有相忘意  
與商賈同是以  
其係士也而齒  
之然人之神終  
不欲齒  
示民者非偷安

黃馘者商之所短也。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一悟萬乘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  
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  
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此老滿口勢  
利。只得如此。虐詐若與之高談道義無益也。吾以曹商亦  
頗有廉耻的人。聞舐痔之言。遂默然不語。若係今人。則以  
笑罵由人笑罵。其心竟以舐  
痔為榮矣。○文非莊叟手筆。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貞植通植  
幹猶云。曰。殆哉。圾乎。也。危仲尼方且飾羽而畫。以文物之棟梁也。美為飾也。  
從事華辭以支為首。以枝葉之言為美也。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且夕也。故欲為  
後世慮者。莫如  
休而不治。難治  
也。輕習一句不  
獨于前不麗于  
後。豈治則必期  
其效。故為施而  
不念。與天之布  
化不同。夫所謂  
施不念之不可  
者。以其似商賈  
之念。不念所  
出之人也。夫商  
賈不掛人之齒  
頰。或以事而  
偶掛人之齒頰。  
其人之真神終  
不以齒也。詎之

忍性猶云矯性。視猶示也。言矯飾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其自然之性。而不自知其無實也。以上民。能與人相忘也。上民長民也。彼宜汝與子。願與誤  
而可矣。彼指仲尼謂仲尼若與汝宜而與之以安養天  
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為後世慮者恐其江河日下。愈趨而愈遠矣。休勿用難治也。施於人  
也。○離實學偽。根上飾羽而畫。五句來。  
而不忘。非天布也。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上有心感之。不  
有間矣。布。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商賈不齒於  
私心也。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不欲與  
之齒也。○買絹牙郎官婢猶羞之。其一段持籌會計之態  
令人委難相近。勿謂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  
讀書人太生分別也。



以刑罰而訊問之也。食之以憂患而刺蝕之也。宵小也。厚兒渾厚其兒。兒為喜怒。未必喜怒兒為善惡。未必善惡也。雖如鄉愿而有益于人。系順。急俱非中道。然亦有兒如此。而內自通達者。堅而緩。謂見者堅強。而臨事則寬緩。不足倚恃也。緩而釘。謂見者急。後而臨事則

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桁楊桎梏。動謂心之搖作。過謂事之悔尤。宵人昏昧不曉之人。離內刑也。○自難治句至此。根上受乎心。宰乎神。二句來。重在內刑一邊。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貌厚而情深。所以為人心之險。其難知者。正以此耳。○好狠罵幾於靴揭面。故有貌愿而益。愿謹慤益。盈溢也。有長若不肖。肖無能也。皮矣。故有貌愿而益。有堅而縵。堅。堅持也。有緩而釘。有順懷而達。順。與。懷。急。達。相濟之意。○五句言。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世入說仁說義者。便是不仁不義之尤。切不可信。故君

堅強足以蔽扞也。釘。骨。鏡也。厚。自深情。豈能逃君子之洞鑿哉。孰敢不軌。何敢不在于法度之中。就協唐許。言唐堯許由。俱不在他眼裡。不公較量也。賊莫大以下。別為一段。心上本着不得一物。而捷又其恍惚之靈者。天地篇之所謂失性有五。是也。中德心也。害于德者有五。而心其

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維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微至。不肖人得矣。微。驗也。○單言不肖而不開口。便見肝膽。不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待試。而後見也。○疑。○已。○偃。○僂。○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軌。取以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錡。再命而於車上舞。二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而夫。猶言而人。外之貌。唐許。唐堯許由也。言其倨傲如此。比之唐許。賊莫大之讓德。當何如邪。○此言器度大小之不同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心有

最勇者也。鍾惺曰：中是子莫之。中最難者，故曰：首形字若。作刑字解，知天之戮民意，則知慧勇動仁義作六府亦少通。緣物循物則不自主張，優快與便仰同猶俯仰而不得罪人，也。因窮而畏其不如人三者皆生于憂患之事，故達可必外通，隨無涯殆之府，勇動爭奪怨之。

為德非真德也。及後心於眉睫之間，則尤甚矣。乃欲迴光返照而內視，其何足以有成邪？道家所謂制眼之說，蓋本於此。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此其所不為者也。○凶德猶上所謂賊也。五者，眼耳鼻為所為而訾所不為，便是德有心而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心有睫者。○承上言德有心之害。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極者，究而言之也。必者，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入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蓋未免恃壯取敗也。緣循優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不能自立之貌，優快隨起隨敢，自比於人也。○必之知慧外通。以無涯傷其內也。勇動達亦謙受益之理也。○知慧外通，以無涯傷其內也。勇動多怨，仁義多責。○知慧勇動仁義，三達生之情者，傀。達生之情，則造。

府仁義先王之。蓬盧也，觀而多貴，爭之府也。此三者人所必有，而不可聞其實也。肖狀散也，亦小知而大知明也。隨者，其生也。天行，遭者，時則駕此三者亦人所有，而宜達而由之者，此或曰：遭命，關尹子三命之一。奚微，纖毫，不漏俱為所食也。或曰：維蕭，尾業也。障魚曰：槎頭。

於實際，傀然而大解矣。○此一府最為上乘。達於知者，肖。達於知，則能者隨，達小命者遭。○遭，猶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容心矣。故有是安，遇無求之義。兩者略有不同，不可不知。○達生，達知，達命，三者又是府之好處。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以禪子視之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蕭，以織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鍛，捶碎之也。蓋珠有光彩，恐為龍所覺，故耳。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奚微，言得禍非小也。今宋國之淡，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

障壁曰簞斷其  
都記曰江濱竹  
繩編之以取魚  
謂之扈業陸龜  
蒙簞志漁者縛  
蕭承其流而障  
之名曰簞斷  
挽初生儀將死  
兩者相友  
乘化歸於委而  
任之可也奪身  
亦以此勝則  
是未商羅治之  
金天現魄尚隨  
其所之而況此  
真腐之物歟將  
死之言止此  
不平承上偏

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軛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  
鄙夫貪戀權勢，皆乘世主之不覺。一旦悔悟，未  
有不亡身滅族者。真可危也。○文非莊叟手筆。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  
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喻同旨。太史公引入列傳。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  
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  
加此？  
不說葬具無用，倒說。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  
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

字申言之  
明者見外物而  
為之使，神者見  
而置之，故勝明  
知奔餘而欲厚  
葬，是為之使也。  
若神之所安，則  
純任自然而已。  
愚者以其所見  
而助于人，為則  
其功外馳，而真  
神亦喪矣。豈得  
為明乎？  
或曰：人疑神之  
誤。

也。○忽添出與奪二字，大奇。若止說烏  
鳶螻蟻，均不免於食，則凡筆能之矣。以不平平其平也。  
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在  
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  
之，不勝神也久矣。明見之所及也，執其所見，則受使於物。  
往不應也。此明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  
所以不勝神也。乃愚人恃其所見，以為可以入人，豈知此不過為功  
悲乎。於外耳，何可得哉。○此因上下不可偏之意，而緒及  
之以發正論。

蘇子瞻作莊子祠堂記，言讀寓言之終，陽子居爭席一  
段，因去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

天下第三十三  
朱註天下篇  
取篇首二字為  
名實則談括方  
物之美余直以  
為南華經之後  
序出於學在之  
學者非莊子作  
也開口曰方術  
曰有為正是斷  
案此說與林西  
仲同  
鍾惺曰可馬公  
六家要指劉子  
駁七略此本此  
為不可加矣伏  
下得察以自  
好及進而不及

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此老讀書自是千古隻眼  
後人惟以篇目已定不敢擅自改訂亦古人闕疑之意  
然亦不可以不辯也篇末載莊子將死一段以明漆園  
之絕筆於此猶春秋之獲麟此外不容添設一字則天  
下一篇不辯而知為訂莊者之所作矣後世紛紛猶以  
莊自為之甚矣讀書之難言也

維篇天下第三十三

之意道術無乎  
不在但道之者  
不能無偏全  
神如維岳降神  
之神明如昊天  
曰明之明聖  
聰也王二道也  
神何自而降乎  
明何自而出乎  
聖必有所由生  
也王必有所由  
成也四句皆談  
問之詳皆原於  
一名且異而其  
發源初非有二  
也神降明出先  
天之道術天人  
以下歸之也聖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此一句是提綱下面五段  
俱有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包伏脉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  
於神者明之藏明者神之發言道術之極也聖王即下  
文內聖外王之道一與上面多字對看不必作抱一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  
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  
人天神至聖四名總一人耳  
因名而疏其義故不同也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  
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君子則道術中之人未  
能到天神至聖地位者

生王成後天之  
道術聖人以下  
也。以上俱就治  
言。起下內聖之  
道。也。一。字。為  
後。裂。字。伏。脈。  
分。表。驗。夫。之。故。  
事。物。之。來。皆。如。  
數。一。二。三。四。者。  
毫。無。所。難。養。民。  
之。理。此。豈。未。度。  
然。皆。道。術。之。所。  
有。者。惟。其。備。於。  
身。故。能。廣。運。

也。以上俱就治心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  
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  
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名法  
有數存焉百官所以相列治其職事務農桑廣畜養實庫  
藏以恤災獨故有養民之理以上就治人言起下外王之  
道古之人其備乎頓句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  
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  
乎不在。總言道術所在皆有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  
本末俱舉之意也。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  
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

以下所謂所愚  
乎分者是也  
鍾惺曰一察二  
字聯猶云一竅  
其道不明也一  
察一偏之見也  
判天地之美三  
句知之也寡能  
備于天地之美  
二句不能行也  
稱神明之容即  
上所謂配神明  
也一曲之士固  
不能備賢知之  
實又中道而廢  
所以起下闇而  
不明也內聖外  
王蓄之則聖應

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  
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總言古人雖遠其數度尚可攷天  
而知以見道術不容不一之意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  
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  
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稱  
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  
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  
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

發之則王道  
廢也。費也。暉也。  
輝也。矯如矯枉  
過直之矯。此種  
道術已屬不正  
而墨子為之過  
于其道止則順  
其道而無所改  
更。  
沈註太循太拘

裂。此言治方術者各逞其一偏之說不能會古。不侈於後  
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靡麗也。暉光也。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矯厲也。此句言其勤。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  
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己之大循。大循一作大順。猶太甚也。二句是上文往而不返之病。為之大過承繩墨自矯一句。已之大循承不侈於後世三句。作為非樂命之  
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  
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非樂節用。墨子篇名。非鬪以鬪為非也。不怒言但自責也。不異言不求異於人也。黃然雖不求異。却又與古之先王不同。所以毀古之禮樂。黃  
帝有成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

沈註墨子之道  
墨盛行未敗  
或曰蔽字見史  
李斯傳墨監厥  
之義不蔽於此  
對于天下不命  
時宜也。為道而  
至于不可行于  
天下則亦外王  
之道遠

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  
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  
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上皆言其毀古之禮樂處。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言教人自苦而猶。但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是不類乎人。情耳。蔽不潤也。此段文法繚繞。如千年古木。藤蘿盤曲。

九嶷同。

跋木履也。躡屣履也。屣，事也。

誦墨子之言而倍謫于墨子也。

不可。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橐耜一作橐耜。九雜，糾合錯雜。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此段引墨子稱道之言，而斷其所為必于自苦也。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

為別墨之主也。

相進而已矣。持此而行之也。亂之最治之末也。鍾惺曰：可免於亂，然未至於治。沈註：謂亂之易而治之難也。鍾惺曰：累與節相反，苟與枝相反。

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別墨言於墨之道，又自成一家人也。相訾相應，所以為不同處。與上文不異呼應。巨子，墨道或者尸主也。至今不決，言久無定論也。此段又言墨之教，又有不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同如此。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相進，相勉也。求之所不得者，雖枯槁已。非聖人之道也。才士二字，寓褒於貶。墨子一段，計共五百餘言，層層貶駁。忽於段末，叫轉數語，烟波無盡。韓退之爭臣論，蕪子瞻范增論，皆從此處脫化出來。人都不覺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

孟子

卷之六 天下

墨

或曰方言秦晉之郊謂熟曰肫內則肫豚註肫說為而集韻作肫肫龍龜作臙分其等差而寬以因之也心本無可方物而今強為之形容心本無可名言而今強名為心之

止以此白心不累不飾故以情欲寡淺為內不荀不伎故以禁攻寢兵為外白心言既勞于救世而自奉又薄以示其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不累不飾故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接萬物以別有為始其接萬物也別而宥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肫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其言心之容也乃名之曰心之為行所以肫合驩調海內者人當推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此九句指禁人雖厭之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忽掉中間作過而必行也

為主置心之行以為主也固置二字頓住另有妙義言必欲用其道則五升之飯足矣他無所用不以身假物根不累不飾來明無益于天下之學也朱註假物殉物也沈註借佛之借

脈有蜂腰馬跡之妙文於上段格調一變此古人下筆有神非今人所知也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言我何必於自活亦以傲乎今日救世之士士者以自私自利者此即白心之言○此七句指情欲寡淺之實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為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其行適至是而止言所行不過如此也○此處不着斷語蓋斷語在前詰然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格法一新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猶水之決聽其自流而無有主持也不顧於慮不謀於知趣物而不兩隨事而趨不生兩意也



一經選拔則不能編及有可教者則必有不可教者故不至

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不可故曰遠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冷則不熱汰則道理之中以為有知與不知焉不擾若較量于則所知亦薄而卒近於自傷也音吳果或與命之轉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譏忍耻也

意讓傑俠邪也無任不任事也無行脫略不為行檢也全一身也或曰通雅譏言詭譎也傑言炙轂輓之滑也輓與到通輓斷謂強毀圭角慎到之道如此是直以土塊為不矣道矣

骸獨行也推之拍輓之斷總是與物宛轉之推而後行也意苟可以免言苟免於罪也魏然獨立之貌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墜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無咎所以無譽敘事中忽推原出一層文情飛動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塊土塊無知之物也慎到以為不失道非死人何故豪傑笑之徒得怪訝而已借他人口吻作斷田駢亦然四字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教則格調又變不至也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

然無主下面不使入見而觀之亦此意也。觀同軌無圭角也。或曰通雅。竅註音聞今無竅字。即是闕字古文。作闕。闕。唐人用。然。是也。鍾。偃曰。已無居物。自着於鏡。景親在已形物二句。是不毀万物。動靜。三句。是主。太一。芬乎以下。四句。是常無有。沈註。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

然無主下面不使入見而觀之亦此意也。觀同軌無圭角也。或曰通雅。竅註音聞今無竅字。即是闕字古文。作闕。闕。唐人用。然。是也。鍾。偃曰。已無居物。自着於鏡。景親在已形物二句。是不毀万物。動靜。三句。是主。太一。芬乎以下。四句。是常無有。沈註。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

常有欲以觀其。教常無者。真空。常有者。妙有二。無相生。真常不變。蓋有無二者。猶不免於對待。混而為一。所謂。窮。三。冥。其中。有精。故曰。主之。以太一。以上皆。謂道體也。無居。猶言無心。鍾。偃曰。可有餘。句。法。詩。文。王。有。聲。遙。厥。有。笑。巧。教。句。是。常。無。有。銳。挫。教。句。是。主。太一。至。極。教。

而不動也。自著形於物而各彰其理。感而遂通也。下九句皆本此二句。俱關尹之言。明其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也。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谿谷皆虛。而有濡弱謙下。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徐而不費。舒緩而人之巧者也。○此言以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者。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此又言以濡弱。以淡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此又言以空虛。不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削也。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一語作贊。而道之極也。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一語作贊。而道之極也。

注名曰。卷之六。天下。四十一。

句是不毀万物  
万物罗列而無  
所歸向申上何  
之何適之意端  
起怨嗔在怨  
個體諸教統也  
簡如奇數之奇  
天下沈淪故及  
以此為急務  
真突也中有突  
理而不可以為  
戲也廣大也道  
無不在故隨物  
以寓言也瓌瑋  
則易於驚世跡  
俗連狂則宛轉  
而入情入理故  
無傷參差則易

又。芴冥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  
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無形不可見無常不可測萬物畢羅  
無不具也。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  
不能指一而歸之也。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  
儻。不以綺見之也。以不可窮詰之語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綺見之也  
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  
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  
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  
詭可觀。連犴宛轉貌。詼詭奇幻也。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是一部著書本領非若急於自

于雜亂無章。詠則滑稽而變  
見百出故可觀  
或曰章辭韻律  
即獲音歡二字  
通用本之源也  
宗如宗支之宗  
言大要皆如太  
和元氣之調適  
而上達於天也  
鏡作蛻如蟬蛻  
之蛻遇變化而  
心隨物運而解  
而其理皆不現  
則將疑其有所  
脫化而來不蛻  
則其味而不可  
及其道矣若論

見。搜。索。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  
枯腸也。音調  
於本也。弘大而辟。溟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稠適即調適。上遂上而自遂。至  
矣。於宗也。五句總言其充實之意。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  
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銳。茫乎昧乎。未之盡者。內既充實矣。而其應  
合乎造化之功。解脫乎萬物之迹。蓋有無窮之用。則大而  
能化矣。其所以然者。又芒昧未盡。則又不可知之神也。  
贊歎之語。上無古。下無今。自是訂莊者所作。乃俗以為  
莊子自言。郭子佐稱其禹拜昌言。何嫌乎此。是何說也。  
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多方  
舛駁而不一也。麻物。曰至大無外。謂之大。至小無內。謂  
謂歷指物而言之也。  
之小。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

莊子因 卷之六 天下 三

衡私為張秘即有所說而來者矣

沈註言天下止如數起於一而不知有太一有一小一從至大起數向小邊來謂之太一從至小起數向大邊去謂之小一

左中左睨物左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此言惠施所以與天下辯者其理不可致詰也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柵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

沈註厚薄是厚薄大小是大小不可便謂厚大為一類薄小為一類故有薄不可積者其大可以千里如日月之光滿天下而不可積春氣動則蒼波青草滿天下而不可積是也天與地界山與澤平地上皆天故雲霧霜雪風雷生焉山上有水故草木生溪澗流龍魚遊焉居西者呼為中居東者呼為左人今日之生則昨日之生死也天下有大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殊者破壞大同之體止可謂之小同異惟萬物畢同畢異者左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天實無窮而地實有窮也不足東南則謂之窮矣今日適越形則今日適神已昔日至連環可解環之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兩環貫空各自通轉非解而何日月之行竟無停迹二十八宿日夜旋轉誰為天下之中皆謂之中可又曰越不見燕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中如申庭月色寧分比隣哉萬物皆我所當愛也天地亦我氣相屬也林註卵有毛譬如雞為鴨伏卵出於卵者為鴨毛而不為雞毛則是卵有毛矣沈註雞三足蓋雞以兩足行而不著於地此必復有一足矣如梯兩足則著地而不行矣郢有天下燕北越南皆為天下之中則謂郢有天下

亦可。羅註：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為羊，則人必呼為羊矣。馬固胎生，然馬生下有毛，則其卵生何異。林註：子者，蟻也。蟻之始生，曰蟻斗，有尾，長而尾落，安得不謂之有尾。陸註：寒熱皆人之所立之名。人謂火為熱，而火豈自知其熱乎。山不出口，而空谷何以傳聲。沈註：輪不輾地，輾地則膠而不行矣。惟不輾地，故能行。目不視，指不至，即公孫龍言。疏：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緣盡體空，目不能見之也。或曰：世說客問樂令，指不至者，樂不答。直以塵尾柄確，凡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拳塵尾曰：若至，那得去。至不絕矣。四字，恐註文。林註：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為龜矣。既謂之龜，則其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沈註：長於蛇，故能制蛇。否則為蛇所制。矩之象，一縱一橫，曷嘗有惟規亦然。本無圓相，况為方圓者。而也。規矩豈能為之哉。鑿之孔，小大定矣。若先有柄而圍之者，可謂圍柄也。呂註：非鑿圍柄，而柄自入之。沈註：公孫龍曰：有影不移，說在改也。蓋形自動爾，何與影事。陸註：不至其地，不可謂之行。不貫其的，不可謂之止。羅註：狗犬異名，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謂之狗。狗犬同實異名，名實離合，彼此名異也。

林註：謂之狗，則不可謂之犬。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之犬，則不可謂之狗。沈註：黃馬驪牛，三公于車曰形，名也。馬也，牛也。色也。是之謂三白狗，黑不見，則黑白與物一色。而時有不見，稱黑可矣。公子牟曰：孤號未嘗有母，非孤號也。小馬有母者，謂之號。無母安得稱號乎。一尺之種，今日取上牛。

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種，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此言天下之人，所以與惠施相應者，其理不可致詰也。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圍也。圍，言四面交攻。如圍之圍合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是眼中不見一人，言大而無施存雄而無術。守雌為道，則存雄非道可知。上曰多方，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此皆不解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

明日取下半上  
下循環何竭之  
有  
夫惠施而充之  
以一猶可屬也  
蓋愈貴于道則  
能免于道乃惠  
施不能以自  
寧敢于万物亦  
奈之何哉  
此段議論非  
薄惠施亦非  
謂自己蓋以已  
之游戲神通與  
惠施相似恐人  
因此波及而目  
為空言無實之  
學故謂惠施存

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入為實。而欲以勝入為名。  
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適和也。隩言其小而暗非  
六通四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蚩之勞。  
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充其一猶可。若曰此其愈貴於道者亦幾危矣。  
惠施不能以此自寧。精神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論惠施處。加以痛惜。見其有才而不能至道也。此篇總論道術分合之故。令人自為決擇。其間萬斛波瀾。一望無際。熟此何患不落筆千言哉。  
知道術者少。故治方術者多。然治方術者多。故知道術

雄而無術。則莊  
叟之所得可知  
矣。太史公空  
語無事實之譏  
莊叟蓋道觀之  
矣。此篇先用皆  
原于古之人  
其備乎。道德不  
道術將為天  
下裂。數句立定  
机局。俯仰哀吟  
接手。用其太王  
也。遠矣。其行道  
至是而止。繫乎  
皆嘗有聞者也。  
古之博大真人  
哉。先發裂字。抑  
揚含吐。爰用被

者。因以益少矣。何也。道術無乎不在。而方術則其中之  
一察耳。故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之異。其名。法名參  
稽之異。其數。世史六經之異。其文。皆道術之所該。編無  
可欲為。亦無可不為也。及一曲之士出。而道術始分。道  
術分。而後學者因各有聞風之不同。是非世道之幸矣。  
於是乎有墨翟禽滑釐者為之太過。已之太順焉。有宋  
鉅尹文者為入太多。自為太少焉。有彭蒙田駢慎到者  
棄知去己。緣不得已焉。不但此也。有關尹老聃者。建之  
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

其充實不可以  
已。直接言之人  
其備乎。句。難。批  
一切末帶出惠  
施一段正與充  
實不可已想友

萬物爲實焉。則博大真人。視諸家有進矣。及至莊周上  
與造物者遊。下與死生無終始者友。其寓言重言卮言  
皆發其充實於己者。是爲方術也。而實道術矣。若夫惠  
施以勝人之口。日與辯者相應。弱於德而強於物。祇爲  
多方而已。爲無術而已。不特道術所不居。卽方術亦所  
不取也。名爲善辯。究何益哉。求道術者當審所尚矣。此  
篇爲莊子全書後序。明當日著書之意。一片呵成文字。  
雖以關尹老莊槩頂一曲之士來。語意却有軒輊。其叙  
莊周一段。不與關老同一道術。則莊子另是一種學問。

可知。段中備極贊揚。真所謂上無古人。下無來者。莊叟  
斷無毀人自譽至此。是訂莊者所作無疑。王荆公莊子  
論蘇長公莊子祠堂記。皆以此篇出乎漆園自作各有  
獨見。但可徒資談鋒。總非定論。而議者又以爲訂莊者  
不著名姓。爲疑。不知莊叟生於戰國。彼時猶爲近古。國  
策筆法橫絕。俱無名氏。千載而下。以不知出自何手。爲  
恨。豈若後世淺儒。粗就一篇爛時文。便自署其姓字於  
上。灾梨以自誇詡。徒以供覆瓿之用。當使古人笑人。至  
今齒冷矣。

莊子因卷之六  
陸之副墨以二年成。沈之通以二月成。余豈敢望二  
氏。顧余治莊原由于病。方其劇也。猶不能自言我病。  
况能言莊乎。右軍之癩。預於盛德。習鑿之性。理錯者。  
漢晉春秋。余豈敢比二賢。唯是校正之役。服藤二子  
焉。依是其所以不日成之。而二子跋獨歸重於余。謹  
二子謙矣。  
秦鼎再識

莊子因卷之六

補義莊子因跋  
是歲教授秦士鉉氏所校  
莊子因成矣。校文大役。又  
能補其闕者。列之上方。森  
如也。夫莊竒絕。雖當世宿  
學。不能無瞪若之嘆。今之



所校明如觀火雖復淺膚  
者得窺其旨趣可謂盛舉  
也茲書一出則奚翅長崎  
之東津輕之西賴焉傳諸  
海外亦有光云寬政八年  
春春尾張服部世猷撰

### 莊子因跋

林氏莊子因成於康熙中去世  
未遠其傳於我者未多寒鄉稱  
難得及得而讀之註又稱未全  
窮學之士憾焉教授秦君取諸  
家善說補其未備梓同諸炙嗜

於是各篇之旨蘊乎可掬薰然  
可味也其功偉哉余好讀莊子  
寢食之久有所得有所疑益服  
秦君之卓見云

寬政八年春二月

尾張

伊藤 謨 識

寬政九年春新鐫

滄浪居藏版

寬政九年春新鑄

平安書肆

風月庄左衛門

植村藤左衛門

福知源助

泉本八兵衛

風月孫助

片野東四郎



大坂書林

尾州書坊

尾藩書肆東壁堂藏版目錄

名古屋本町通  
七丁目玉屋町

永樂屋東四郎

劉向說苑纂註

關玄洲先生著

全冊

蒙求續貂

恩田危園先生著

全二冊

律數揚推

同右

全冊

重修韻畧

同右

全一冊

補義莊子因

秦滄浪居先生著

全冊

懷寶三重韻

全一冊

今世說

同右

全四冊

掌中三重韻

黃楊版橫本

全一冊

古詩紀古逸之部

同右

全五冊

懷寶以呂波韻

全一冊

詩韻含英平聲之部

同右

全冊

袖中以呂波韻

橫本近刻

全一冊

同摘註

同右

全冊

大學參解

鈴木叔清先生著

全一冊

同灰聲之部

同右

全冊

謝菴遺稿

同右

全一冊

暢園詠物詩 <small>同右</small>	物數小謂 <small>同右</small>	彼此合符 <small>同右</small>	同二編 <small>同右</small>	秉穗錄 <small>同右</small>	畸人詠 <small>同右</small>	常語藪 <small>同右</small>	鄭玄註孝經 <small>同右</small>	劉向列仙傳 <small>岡田陽圃先生著</small>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三冊	全三冊	全三冊	全一冊	全三冊	全一冊	全一冊
日本詠物詩 <small>伊藤先生著撰</small>	文字藪 <small>楊石天基著</small>	初學詩材 <small>川內先生著</small>	掌中聯語苑 <small>菅園先生著 折本</small>	宣和集古印史 <small>千秋餘先生撰</small>	女誠和解 <small>樋口萬山先生著</small>	牧民忠告解	四書集註 <small>道春點</small>	夏小正
全三冊	全二冊	全二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十冊	全一冊

